

篷

窗

附

錄

篷窗附錄卷下

天津沈兆澐雲巢甫輯

男維璣

閒閱各書載治病良方頗有簡易可采者  
鼻血 以細紅頭繩繫於中指下節緊靠掌心處左血  
繫左右血繫右卽止重者以冷醋將中指浸入立效  
喉痛 橄欖核開水磨汁冲服兼治魚骨梗哽  
雞骨魚刺哽 鳳仙花炒爲末吹入卽出或下

呃症 年老最多此患用燈心沁鼻取噴嚏

腰痛 橘核杜仲各二兩炒末每服二錢鹽酒下

便閉 老年人最多此患以松子仁皮每日常常服之

勿間斷

小便不通 地膚皮草一把水煎

不寐 桂元肉一箇包生枸杞子七粒去蒂含口內細嚼頻咽卽得酣眠

瘡疾 川貝母三兩去心生半夏二兩俱研細末五月五日午時合和銅鍋微火炒至嫩黃色冷定裝入瓷瓶勿泄氣凡瘡來兩三期後服之每服一分五釐用生薑汁二三匙和藥隔水燉熱先瘡來一時服下卽愈重者再服一次愈後戒食發物及扁豆南瓜雞子芋苡孕婦忌服

痢疾 冬日以生萊菔甲拋置屋上風日吹曬俟春收蓄用紅糖少許煎服六錢或加橘餅一箇生薑一片同

煎

痢疾 冷痢久瀉百方無驗用雅膽子卽苦參子也治之此物出閩滇雖本草未收而藥肆常有以小鐵鎚輕敲其殼取全仁用桂圓肉包之空腹吞下再以飯食壓之忌葷酒鴨肉

霍亂 白礬一錢冲陰陽水飲之

肺癰 香油浸生白果須浸兩三年者重則七箇輕者五箇去殼用肉打爛開水冲服卽消

治火盪 每日煎茶用過茶葉以瓷罈積之聽其自爛愈久愈妙無論火盪何處連汁敷之立止痛如傷重卽乾多數數次毒盡而愈 又秋葵花淡黃色紫蕊單瓣

者是也摘入瓷罐生麻油浸滿封好安放泥地遇火盪  
敷患處起死回生功同爛茶葉且能敷一切熱瘡立愈  
誤吞金器 蚯蚓泥攪溫水頻頻飲之其泥卽裹金器  
從大便出

小兒誤吞鐵器 剝新炭皮研末調粥三碗食之  
疔瘡初起 菊花根搗汁服之自消

解砒霜毒 防風一兩研末水調之服神效

刀瘡藥 桂圓核去黑衣研極細末瓷瓶收貯勿著潮  
發霉無論刀槍割傷皮破血流不止將末敷之立時血  
止用綢紮好一二日卽愈倘喉間割開未傷氣管者亦  
立愈

預避不染疫痧方 萊菔子一兩桔梗二錢薄荷四分  
青黛五分土貝母三錢去心戎鹽三分每一劑照方預  
服作三人分飲服二三次可以不染時行疫痧

又宋人仙傳治疫方 黑豆一升甘草一兩共爲九重  
三錢

病暑 藿香爲君製半夏茯苓爲佐滑石甘草爲使共  
爲末生薑汁和丸

出行念儀方二字可卻蛇蟲念儀康二字可避狼虎念  
林兵二字可避百邪渡江河者朱書禹字佩之可免風  
濤此皆古人身試之而效者

蘇沈良方八卷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蘇沈良方宋

蘇軾沈括二人所集方書也宋世士大夫類通醫理而軾與括尤博洽多聞其所徵引於病證治驗皆詳著其狀確鑿可據其中如蘇合香丸至寶丹礞石丸椒林丸等類已爲世所常用至今神效卽有奇秘之方世不恒見者亦無不精妙絕倫足資利濟洵爲有用之書固不僅以其人傳也茲特摘錄數條并沈氏原序一篇序云予嘗論治病有五難辨疾治疾飲藥處方別藥此五也今之視疾者惟候氣口六脈而已古之人視疾必審其聲音顏色舉動膚理情性嗜好問其所爲攷其所行已得其大半而又徧診人迎氣口十二動脈疾發於五藏則五色爲之應五聲爲之變五味爲之偏十二脈爲之

動求之如此其詳然而猶懼失之此辨疾之難一也今  
之治疾者以一二藥書其服餌之節授之而已古以治  
疾者先知陰陽運歷之變故山林川澤之竅發而又視  
其人老少肥瘠貴賤居養性術好惡憂喜勞逸順其所  
宜違其所不宜或藥或火或刺或砭或湯或液矯易其  
故常痺摩其性理擣而索之投幾順變間不容髮而又  
調其衣服理其飲食異其居處因其情變或治以天或  
治以人五運六氣冬寒夏暑暘雨電雹鬼靈厭蠱甘苦  
寒溫之節後先勝復之用此天理也盛衰强弱五藏異  
稟循其所同答其所偏不以此形彼亦不以一人例眾  
人此人事也言不能傳之於書亦不能喻之於口其精



過於承蜩其察甚於刻棘目不捨色耳不捨聲手不釋脈猶懼其差也授藥遂去而希其十全不其難哉此治疾之難二也古之飲藥者煮煉有節飲啜有宜藥有可以久煮有不可以久煮者有宜熾火有宜溫火者此煮煉之節也宜溫宜寒或緩或速或乘飲食喜怒而飲食喜怒爲用者有違飲食喜怒而飲食喜怒爲敵者此飲啜之宜也而水泉有美惡操藥之人有勤惰如此而責藥之不效者非藥之罪也此服藥之難三也藥之單用爲易知藥之複用爲難知世之處方者以一藥爲不足又以衆藥益之殊不知藥之有相使者相反者有相合而性易者方書雖有使佐畏惡之性而古人所未言人

情所不測者庸可盡哉如酒於人有飲之踰石而不亂者有濡吻則顛眩者漆之於人有終日搏漉而無害者有觸之則瘡爛者焉知藥之於人無似此之異者此稟賦之異也南人食豬魚以生北人食豬魚以病此風氣之異也水銀得硫黃而赤如丹得礬石而白如雪人之欲酸者無過於醋矣以醋爲未足又益之以橙二酸相濟宜其甚酸而反甘巴豆善利也以巴豆之利爲未足而又益之以大黃則其利反折蠅與柿嘗食之而無害也而物相遇不旋踵而嘔此色爲易見味爲易知而嘔利爲大變故人人知之至於相合而知他藏知他疾者庸可易知耶如乳石之忌參朮觸者多死之於五石散

則皆用參朮此古人處方之妙而世或未喻也此處方之難四也醫誠藝也方誠善也用之中節也而藥或非良奈何哉橘過江而爲枳麥得溼而爲蛾雞踰嶺而黑鸛鵒踰嶺而白月虧而蚌蛤消露下而蚊喙坼此形器之易知者也性其獨不然乎予觀越人藝茶畦稻一溝一隴之異遠不能數步則色味頓殊況藥之所生秦越燕楚之相遠而又有山澤膏瘠燥溼之異稟豈能物物盡其所宜又素問說陽明在天則花實戕氣少陽在泉則金石失理如此之論採掇者固未嘗晰也抑又取之有早晚藏之有焙煨風雨燥溼動有槁暴今之處藥或有惡火者必日之而後咀然安知採藏之家不常烘煜

哉又不能必此辨藥之難五也此五者大概而已其微  
至於言不能宣其詳至於書不能載豈庸庸之人而可  
以易言醫哉予治方最久有方之良者輒爲疏之世之  
爲方者稱其治效常喜過實千金肘後之類尤多溢言  
使人不復敢信予所謂良方者必目覩其驗始著於篇  
聞不預也然人之疾如向所謂五難者方豈能必良哉  
一觀其驗卽謂之良殆不異乎刻舟以求遺劍者予所  
以詳著其狀於方尾疾有相似者庶幾偶值云爾篇無  
次序隨得隨註隨以與人拯道貴速故不暇待完也  
蒼耳說 藥至賤而爲世要用未有如蒼耳者他藥雖  
賤或地有不產惟此藥不爲閒南北夷夏山澤斥鹵泥

土沙石但有地則產其花葉根實皆可食食之如萊亦治病無毒生熟丸散無適不可多食愈善久乃使人骨髓滿肌理如玉長生藥也雜療風痺癱瘓瘡瘡痒不可勝言尤治癭金瘡一名鼠黏子一名羊負來詩謂之卷耳疏謂之泉耳俗謂之道人頭海南無藥惟此藥生舍下多於茨棘遷客之幸也

記流水止水 孫思邈千金方人參湯言須用流水煮用止水卽不驗人多疑流水止水無別予嘗見丞相荆公喜放生每日就市買活魚縱之江中莫不泮然惟鱮鮒入江水輒死乃知鱮鮒但可居止水則流水與止水果不可不知又鯽魚生流水中則背鱗白而味美生止

水中則背鱗黑而味惡此亦一驗也

治眼齒 前日與歐陽叔弼晁无咎張文潛同在戒壇  
余病目昏數以熱水洗之文潛曰目忌點洗齒便漱琢  
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治目當如治  
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  
鞅之治秦此頗有理

治脾瀉 烏頭炮三分厚朴薑汁炙甘草炙乾薑炮各  
一分右服一錢水三合生薑二片煎至二合熱服併二  
服止

治脾寒瘧疾七棗散 川烏頭大者一箇炮良久移一  
處再炮凡七處炮滿去皮臍爲細末都作一服用大棗

七箇生薑十片蔥白七寸水一碗煎至一瓊疾發前先食

暴下方 歐陽文忠公嘗得暴下國醫不能愈夫人云市人有此藥三文一貼甚效公曰吾輩臟腑與市人不同不可服夫人使以國醫藥雜進之一服而愈公召賣者厚遺之求其方久之乃肯傳但用車前子一味爲末米飲下二錢匕云此藥利水道而不動氣水道利則清濁分穀臟自止矣 生薑和皮切碎如粟米大用一大瓊并草茶相對煎服元祐二年歐陽文忠公得瀉痢腹痛疾百藥不效服此方而愈

雜記傳小說中有數方旣著於書必有良驗今錄於此

北夢瑣言記火燒瘡方法孫光憲家人作煎餅一婢抱  
孩子擁爐不覺落火爐之上遽以醋泥敷之至曉不痛  
亦無瘢痕是知俗說亦不厭多聞

朝野僉載記毒蛇傷用艾炷當啣處炙之去其毒氣卽  
瘥其餘惡蟲所螫馬汗入瘡用之亦效

又記筋斷須續者取旋覆花絞取汁以筋相對取汁塗  
而封之卽相續如故蜀兒如逃走多刻筋以此續之百  
不失一

廣五行記治噎疾永徽中絳州有僧病噎數年臨死遺  
命令破喉視之得一物如魚而有兩頭徧體悉是肉鱗  
致鉢中跳躍不止以諸味置鉢中悉化爲水時寺中方



刈藍作靛試取少靛置鉢中此蟲遶鉢畏避須臾蟲化為水故世人以靛治瘡疾

北齊書楊遵彥患發背馬嗣明以煉石塗之便瘥其方取粗黃石如鷲卵大猛火令赤納礬醋中因有屑落醋中類燒石盡取屑暴搗和醋塗於腫上

獨異志唐貞觀中張寶藏爲金吾衛士嘗因下直歸櫟陽路逢少年畋獵割鮮野食倚樹歎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僧指曰六十日內官登三品何足難也言訖不見寶藏異之卽時還京師時太宗苦於氣痢眾醫不效卽下詔問殿廷左右有能治此疾者重賞之寶藏曾因其疾卽具疏乳煎蓼

撥方上服之立瘥宣下宰官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  
不進擬上疾復發問左右曰吾前服乳煎葦撥有功復  
命進一啜又平因思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  
授何也徵懼曰奉詔之後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  
宰相不妨已授三品官我天子也豈不及汝耶乃厲聲  
曰與三品文官授鴻臚寺卿時正六十日矣其方每服  
用牛乳半斤葦撥三錢匕同煎減半空心頓服

養生說

已飢先食未飽先止散步逍遙務令腹空每腹空時卽  
便入定不拘晝夜坐臥自便惟在攝身使如木偶常自  
念言我今有身若少動搖如毛髮許便墮地獄如商君

法如孫吳令事在必行有死無犯又用佛語及老君語  
視鼻端白數出入息縣縣若存用之不倦數至數百此  
心寂然此身兀然與虛空等不煩禁制自然不動數至  
數千或不能數則有一法其名曰隨與息俱出復與俱  
入隨之不已一息自住不出不入或覺此息從毛竅中  
八萬四千雲蒸霧散無始已來諸病自除諸瘴自滅自  
然明悟譬如盲人忽然有眼此時何用求人指路是故  
老人言盡如此

續養生論

鄭子產曰火烈者人望而畏之水弱者人狎而玩之翼  
奉論六情十二律其論水火也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

貪狼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廉貞故爲君子貪狼故爲小人予參二人之學而爲之說曰火烈而水弱烈生正弱生邪火爲心水爲腎故五臟之性心正而腎邪腎無不邪者雖上智之腎亦邪然上智常不淫者心之官正而腎聽命也心無不正者雖下愚之心亦正然下愚常淫者心不官而腎爲政也知此則知鉛汞龍虎之說矣何謂鉛凡氣之謂鉛或趨或蹶或呼或吸或執或擊凡動物者皆鉛肺實出納之肺爲金爲白虎故曰鉛又曰虎何爲汞凡水皆爲汞唾涕膿血精汗便利凡溼者皆汞也肝實宿藏之肝爲木爲青龍故曰汞又曰龍古之眞人論內丹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內出五行不順

行虎向水中生世未有知其說者也方五行之順行也則龍出於水虎出於火皆死之道也心不官而腎爲政聲色外誘淫邪內發壬癸之英下流爲人或爲腐壤是承龍之出於水也喜怒哀樂皆出於心者也喜則攫拏隨之怒則毆擊隨之哀則擗踊隨之樂則抃舞隨之心動於中而氣應於外是鉛虎之出於火者也承龍之出於水鉛火之出於火有能出於火有能出於水而復返者乎故曰皆死之道也真人教之以逆行龍從火出虎從水出也其說若何孔子曰思無邪凡有思皆邪也而無思則土木也孰能使有思而非邪無思而非土木乎蓋必有無思之思焉夫無思之思端正莊栗如臨君師

未嘗一念放逸然卒無所思如龜毛兔角非作故無本性無故是謂之戒戒生定定則出入息自住出入息住則心火不復炎在易爲離離麗也必有所麗未嘗獨立而永其妃也既不炎上則從其妃矣水火合則壬癸之英上流於腦而溢於元英若鼻液而不鹹非腎出故也此永龍之自火出者也長生之藥內丹之萌無過此者矣陰陽之始交天一爲水凡人之始造形皆水也故五行一曰水從暖氣而後生故二曰火生而後有骨故三曰木骨生而日堅凡物之堅壯者皆金氣也故四曰金骨堅而後生肉焉土爲肉故五曰土人之在母也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口鼻皆閉而以臍達故臍者生之根也

永龍之出於火流於腦溢於元英必歸於根心火不炎  
上必從其妃是火常在根也故壬癸之英得火而日堅  
達於四肢浹於飢膚而日壯究其極則金剛之體也此  
鉛虎之自水出者也龍虎生而內丹成矣故曰順行則  
爲人逆行則爲道道則未也亦可爲長生不死之術矣  
新製五汁神應膏

韭白大蒜老薑蔥白鳳仙花各二十斤搗自然汁鳳仙  
花梗葉同搗冬日用子右五汁和成一處用武火熬成  
膏膏宜老另用鍋盛小蘇油二十斤鍊成入漂過冬丹  
收好以滴水成珠爲度俟油少涼每油一斤入五汁膏  
半碗許徐徐放下用桃木柳木棍不住手攪片時然後

入後藥末再放火上熬片時卽用井水浸三日去水候用

附子當歸木香官桂山查獨活各五兩爲末治遠近風溼左癱右瘓筋骨疼痛及新舊痞隔一切閃挫并跌打損傷均貼患處瘡疾貼腦後正中骨從上數下第三節處空穴痢疾貼臍中無不立驗貼時加麝香少許或肉桂末尤妙孕婦忌貼此同年吾笏山北部所製治疾極效

集驗方增補

洗冤錄中所載治溺死方撈起時急急將口撬開橫銜筯一隻使可出水以竹管吹其兩耳礙生半夏末吹其



鼻孔卑角末置竹管中吹其穀道急將溼衣解去爲之

更換一面炒鹽用布包熨臍一面厚鋪被褥取竈內熱

草灰一二石

或炒熱砂亦可

多多鋪於被褥之上令溺人覆臥

於上臍下墊以棉枕一箇仍以草灰將渾身厚蓋之再

加被褥不可使灰暍於眼內

此春秋冬三季救法也如係夏月灰不可太熱亦不

必蓋棉被其

餘治法同俟其腹中之水自口中並大小便流出再

用生薑湯化蘇合丸灌之如一時無蘇合丸卽灌生薑

汁亦可冬天甦醒後宜少飲溫酒夏天宜少飲粥湯

少飲

者少與此須飲之也

照此救治極爲妥善可期復生按灰性暖而

拔水凡蠅溺水死者以灰埋之少頃卽活此明驗也按

原文中有橫牛背覆鍋上活人馱罈口覆等法雖無不

原缺

善但行法萬不能善每見人救溺橫牛背口眼流血而  
不得生還者多矣蓋人經溺死則腹中到處無不被水  
脹滿經眾人重手高舉橫覆則腸胃迸裂血水流出安  
望復生至於倒懸一條尤爲不可試思無疾之人倒懸  
亦能致死豈有倒懸以求生之理耶

國朝漢文職大臣諡法考

闕

石琢堂先生著柳下咫聞一卷多載軼事摘錄數則以  
廣見聞

相國阿文成公自知夙命爲塞外喇嘛安禪山洞中清  
修梵行一日有小沙彌犯律公怒責之公之本師曰汝

嗔心動矣將墮落公急懺悔師曰汝旣犯意業雖悔無益將入輪迴此性不除且恐死生流浪回向無期耳公父文勤公時方扈 蹕木蘭是日行至阿桂圖而得公誕彌之信因名之曰阿桂阿桂者華言山洞也公自號雲巖又嘗畫眞作僧伽相趺坐山洞中皆以志其前因劉石菴相國題公畫像云坐斷空華不計年心光常照意珠圓卻思枯木龍吟句八陣風雲玉帳前萬里歸來雪鬢新桓圭袞繡畫麒麟白雲天際間舒卷依舊靑山似故人謂此也

孫文靖公士毅號補山杭州人旣冠尚困童試乾隆己卯歲旦公與同里人姚秀才詣城隍廟拈香有術者測

字姚拈一死字術者曰恭喜今科解元也此字乃己卯  
第一人公拈一損字術者曰今歲必入學秀才之才生  
員之員皆備矣將來公功名甚遠大要作宰相損字左  
似木加於右之目爲相字也又要封公以右下之八加  
於右上之厶乃公字也所惜者究竟公不成公相不成  
相耳姚果於是科發解而公果以破安南功封公安南  
復叛被褫又以大學士總督四川苗疆蠱動公治戎殲  
於軍皆如術者言

蘇州王慧音先生孝詠以諸生爲大府賓客一日應粵  
西中丞之聘乘舟溯湘江而上偶泊湘山寺前因入寺  
隨喜方杖有楹帖曰白髮無私人自老青山有待我還

來署名慧音詢之則已故老僧也其遷化之期卽公誕彌之歲異哉越數千里而投胎又前後名相同冥冥中孰司其契耶

劉少司農秉恬洪洞人性喜談兵 王師征緬甸平金川劉皆躬在行間嘉慶四年白蓮教之亂將軍明亮爲蜚語所中逮問劉時已病不能起聞之卽封章陳明亮平生戰功知兵可備干城之用乞勿誅遣其子呈奏而奏事官拘於例以劉不親至卻其章不受劉與王御史蘇籌所以達此章者王曰故事大臣惟引病乞骸章可以遣子弟代陳劉沈吟良久曰我以一官爲國家留一有用之人亦何不可卽上疏乞骸而以救明亮之疏附

進疏留中明亮至京遂赦勿誅後明亮官至大學士劉一疏之力也此事無人知者王侍御向余言之兩疏皆王代草也劉可謂得古人以人事君之義矣

畢秋帆先生幼應童子試太倉州牧首送之不售遂以直隸通州籍入學榜名張沆既貴復姓官至兩湖總督嘗曰吾名畢沆將終於此乎乾隆六十年左遷山東巡撫公心竊喜謂可不應其讖未幾苗人作亂公仍督兩湖泊戎後路竟物故於沆陵云

恪敏方公觀承未達時客遊過永定河時方修築河隄有夫頭李姓貌異常人公與語甚款洽因入其團焦中几案光潔心疑爲山林隱逸之士詢以曾讀書否曰幼

時讀過今久忘之矣問其年曰亦不復能記但記生在元時公曰然則仙乎曰安得仙吾將學仙而功行未滿尚未成也問以有何神通可示我其人脫帽露頂頂上發異香氤氲滿室非檀非麝常人鼻觀所未有也後公在漢陽旅次苦雨窮愁默念此時安得李君其人者傾談一消積悶忽報李至相見甚歡詢以何事至此曰知心相念故來一晤耳懷中出銀少許市酒肉與公共飲啖畢欲別去公欲從之游曰子非吾道中人也方大有爲於世遭遇不遠矣未幾公授中書舍人在樞廷行走一日李忽來自言我等貧賤人積功行甚難今在京行醫以冀少濟於人其醫不藥不針但按摩病者自愈一



時喧動有步軍統領某知而召之李曰此公心術不端他日將凶終吾不欲見之竟不往某怒使緹卒伺之李詣方公曰此人惡心動矣雖無奈我何然輦轂之下本非野人所當至也今將別子出京後會不可期留一扇曰此可辟火又藥一丸曰他日有疾危篤服之當效遂去不復見後公爲陝西按察使時官廨被火惟寢室獨存殆因扇在室中也扇無他白紙面上有三黑畫耳災後亦亡之公後辦西路軍務感疾幾殆因取前藥丸用水研服之頃刻霍然藥甚香與其頂上所發香同噫世豈少異人無緣者不能遇耳此事公之子勤襄公維甸親向余縷述之

彭文勤公元瑞以文學受知嘗於歲初重華宮茶宴  
恭和御製詩有予字韵彭詩云祿位壽名天子聖  
後先奔走小臣予初建辟雍時御製楹帖上句用易  
語異乎水而上水未有以對彭卽云臣勉強一句謂其  
臺曰靈臺其敏悟如此

湯文正公巡撫江蘇最得民心其去也百姓爲立民不  
能忘四字石坊於胥門繼公者以事繁人詐地稱難治  
請益於公公曰無難也事繁御之以簡人詐待之以誠  
旨哉言乎

考試翰詹各官命題稍僻皆不知所出傅文忠公恒問  
閱卷諸公曰豈無一二知之者乎曰止有一卷知之公

曰此人宜置之劣等彼既知出處則當布告同人奈何  
秘而不宣此非端人也公此言真能從風俗人心起見  
不以一知半解取人

相國威勤公勒保嘗告所屬有官箴數語曰我輩辦事  
要近情不可徇情要了事不可生事要愛名不可沽名  
要任怨不可斂怨

張文敏公百齡總制兩江丙子年從淮上歸余問公途  
次有詩否公曰昨在龍潭道中得二句尚未成篇因誦  
其句云斜陽兩岸秋蕭瑟人與蘆花共白頭余心甚訝  
之謂公勲名鼎盛之時何蕭瑟乃爾未幾公病遂不起  
此語竟成絕筆

彭少司寇希濂少時於元夕鏡卜里巷人靜忽聞一婦人云小按察使來矣同學者戲呼爲小按察使後公以進士起家由秋曹洊升刑部侍郎嘉慶己卯春以耕藉失儀左遷福建按察使莅官之月而卒信乎人生有命皆前定爾營營者非知命者也

乾隆中尹文端公繼善總督兩江疾州縣之浮收也定爲漕費每石五十二文隨糧並納以給倉場日用之費此外不准顆粒多取維時張文敬公大有爲總漕尹公咨商會奏張公意大不然幕賓王楚音詢之曰此亦善政公何不肯其事張曰尹望山常作總督我常作總漕此事原屬良法但我兩人去後州縣仍舊浮收百姓又

多出錢五十二文矣維此老成瞻言百里安得再有此人哉

將軍慶成知書有謀畧白蓮教之亂公與威勇侯額勒登保合營一日額侯統銳師赴前敵公守後營忽報賊至維時守營卒不滿二千而賊且數萬營中文武失色無主公乃選二十騎出營二三里據一小橋駐馬立賊多在橋外往來游奕公令騎卒罵之賊疑有伏不敢迫公忽下馬踞胡牀坐賊窺伺良久漸漸引去會日暮公引騎歸而額侯之師亦至

乾隆中浙江築海塘石工阿文成公阿桂董其事海邊皆活沙木椿入土經宿沙漲仍突出公令工人先以大

竹簡如椿長短剝去節釘入土仍行拔去沙隨竹出地上成一穴因以木椿釘入遂堅固不動人但知公之武功豈知格物之妙如此是亦可助考工之一得也

茶餘客話載沈端恪近思字間齋幼依靈隱寺僧諦暉旣已披剃復延師課以舉業遊庠還俗後成進士任選君以清介著不可干以私後爲御史大夫卒於位

平湖陸閻學棗九歲時值鼎革其父爲馬將軍所獲棗伏草中躍出求代父死將軍愛其文秀以扇示之曰兒能讀扇上詩卽赦汝父棗朗誦曰收兵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臺此宋人贈曹武惠王詩也將軍不殺人卽今之武惠王矣將軍大喜釋其父乞爲己子棗別其

父而去已而將軍物故得脫歸康熙己未舉鴻博入翰林官至內閣學士

安溪李文貞公先代聚族鄉居有劇盜亦李姓據其祠堂公方九歲隨其封翁雜立稠人中爲盜魁所見愛之謂封翁曰此子與我卽挈衆他往誓不相犯封翁不知所答時族衆已共聞哀懇於封翁曰此事固非人情所堪然爲保族起見功德莫大况此子岐嶷他日未必不復歸願熟思之封翁無可如何以問公公毅然曰惟父所命盜喜甚擇吉張燈設宴與其妻坐堂中令封翁領公行父子禮盜本有一子少公一歲行兄弟禮事畢乃送封翁獨歸而令公以父子相稱公不從盜曰適已從

何忽改也公曰適尊父命不敢不從今父不在何從之  
有於是盜欲困之閉置一室少與之食翼日入視殊無  
所苦如是者數日備極荼酷公陽陽如平時盜妻曰我  
相此子實非凡品困乏其身有所不忍且福命甚大死  
之亦所不能不如竟舍去而以我子轉託從古綠林無  
不敗之局我旣與彼同姓將來或藉以延一綫血食亦  
未可知盜遂召封翁領還以幼子付託撫養刻日統眾  
他去後盜伏誅幼子以附封翁故得世其家

益都馮文毅公二十一歲崇正己卯鄉舉報至方熟睡  
家人呼之不醒太夫人大驚令扶起以水嚙之亦不醒  
半夜方寤云夢登泰山靈氣蓬勃擁之而行迴視五大



夫松十八盤三天門厯厯如常時至則結一蓆殿懸錦  
繡於門眾樂齊作酒肴咸備碧霞元君親臨眾仙隨之  
成禮將退適聞雞鳴海中紅日如車輪遂驚寤寤時猶  
帶酒氣

高陽李文勤公前生係老儒博通經史屢試不售偶過  
鄰李氏所居巍煥壯麗私心羨之一時微笑俟覺軀體  
輕快縱步入室見羣婢方擁一婦似欲產者因登屋梁  
窺之忽被推墜懷中昏瞶逾時及醒身小僅尺許束縛  
卧牀上時天寒下雪產母問窗外何聲公應曰是雪怪  
欲溺之父不許後遂不復言至七歲有戲指之曰此啞  
兒留之何益公忽笑語眾驚異隨入小學穎慧異凡兒

十六舉於鄉次年聯捷致位宰輔公嘗親述其事

平湖陸清獻公本名龍其改名隴其初爲嘉定令以小舟載紡具抵任內子躬自辟繡易日用蔬菜而慈惠字民強毅任事一時有神君之頌忽有瞽者詣案自陳曰聰明正直謂之神公卽神也我不幸兩目無見特乞公一字批斷來生作有目人地下冥王必不違公言先生笑而允之不二載被劾去嘉定士民數千泣留不得因刻公歸集爲贈山西魏總憲疏稱以天下第一清官復其職仍補靈壽縣內擢監察御史罷官歸洙涇著書自娛康熙乙亥年歿時無疾午倦臥牀口喃喃若與人談者有頃呼家人曰忠愍公在此交代我其去矣遂閉目

而逝空中簫鼓喧闐合村無不共聞歿後寂然

歸安嚴少宰我斯將歿前夢至一山僧舍見其座師房師及諸同年俱僧服訝之諸公曰甯忘卻此地耶因問山名僧曰崧山嚴忽悟曾曬鞋於階視之尚未燥遂寤不數日卽歿歿時口占偈云誤落人間七十年今朝重返舊林泉崧山道侶時來訪笑指黃花白鶴前

濟南吳太守南岱父嘗官山東衰年未有子禱於東嶽逾歲而太守生因以岱名太守再官此地一日坐署中若有所瞻向空肅拜且唯唯曰駕望先發臣隨至矣如是者再家人驚叩之曰我本嶽帝從臣偶降塵世今嚴旨見召殆不可留遂囑其子曰必奉我主山中吾將棲

神於此家人如命及卒導主入山乃歸櫬焉嘗見成相  
子荅陳希夷曰凡人形貌清古氣清性善言根至理有  
山林之趣此自修行中來形貌古怪舉止陰毒言涉邪  
淫有殺伐之心此自精靈中來形貌瀟灑舉動風雅性  
惠氣和有修煉之心此自神仙中來形貌秀麗舉動嚴  
肅心性靈明有虹霓之志此自星辰中來形貌奇異舉  
動急速性慧氣剛言涉威福有祭祀之心此自神祇中  
來於太守益信

狀元史大成號立菴前生爲甯波寺僧號大成為寺收  
蓋接眾飯桶若淺必至史家取滿回寺以此爲常不記  
年載史封翁素積德蓋一巨盃盛飯供佛後用作蓋飯

已五世矣一日忽見大成僧入戶索之無跡遂誕立菴  
卽名大成持胎素雖中大魁戒行如故前生一僧道友  
尚相攜作伴

趙秋谷執信以國喪赴洪昉思寓觀長生殿劇被黃給  
事六鴻劾罷徐勝力編修嘉炎亦與讌對簿時賂聚和  
班優人詭稱未與得免都人有口號云國服雖除未滿  
喪如何便入戲文場自家原有三分錯莫把彈章怨老  
黃秋谷才名迴絕儔少年科第儘風流可憐一齣長生  
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周王廟祝本輕浮也向長生殿裏  
遊抖擻香金求解脫聚和班裏製行頭徐豐頤修髯有  
周道士之稱後官學士

高江村士奇入直禁中尋擢中書再遷翰林侍講葉文敏方謫贈詩云麻衣獻賦立彤墀喜見龍頭一笑時內府錦襦邀 帝賜天街官馬任君騎侍臣盡識銀鉤體宮女爭吟璧月詩自是九重稱特達從來不藉魏無知張匠門先生以文學主吳中壇坫與何義門汪武曹同時一日先生方與及門吳江李玉洲燕坐忽闖人啟云有江西客李姓短衣楚製襖被而來求見先生訝其來之突如屬玉洲先見詢其意云何其人自云江西李紱將執贄於先生之門且云今世人人知汪何爲吳中之龍門然吾不之從何而至此者吾曾推張先生祿命外盤有武曲星入度門下士必有以鼎甲顯者玉洲述其

語於張張卽進其人而薰沐之後果以甲科爲世名臣云

長洲韓侍郎世能世居陸墓甚貧祖永椿喜放生乏錢每早起持帚掃兩岸螺螄盡放水中有時忍饑掃逾數里如此者四十年不倦隆慶丁卯侍郎赴鄉試夢金甲神告曰汝祖放生功大從此累代貴顯當令汝入翰林官一品後仕至少宗伯奉使朝鮮賜一品服生曾孫治萬厯丙午舉人沐崇禎壬午舉人六世孫莢康熙癸丑會元狀元

蔡公啟傳號崑陽德清人康熙庚戌科狀元也順治甲午鄉薦時尚無子夫人賢甚私蓄三十金爲置一妾妾

來垂泣不止公怪問故乃云吾夫以負營債故至此公乘夜亟往其夫家語之曰我爲爾消釋此事然我今晚不可歸歸則心跡不白卽襪被卧其夫家營卒至公曰汝輩違法今不汝較繳券卽付金卒亦惶遽感動交券辭金公乃命輜舁婦還其夫卽以三十金爲贈然後歸後夫人卽舉子公亦及第

陸孝廉在新字蔚文蘇州人順治乙酉夏至虎邱見一幼兒啼哭問之曰九歲揚州人姓韓過江爲大兵衝失陸卽裹糧送往時僵尸滿道步至鎮江徧覓韓氏舟還之其父母感泣是年陸父病篤夢朱衣神曰爾子有還兒之善增爾壽三十九年父病尋愈陸後館於他邑一



日歸忽有館鄰女婢泣奔舟欲隨陸拒之婢將赴水急訪其母家還之並告其主速擇良配康熙丙午赴句容途中拾銀一包特留旅店候失物者至還之是科主司閱至陸卷彷彿見陰兵無數又忽現金書三還二大字異之卽中式

周秀才某素方正家極貧賃妻門韓家潭屋一間拆舊竈竈底方輒下得二元寶妻大喜周曰此不義財也豈可得乎取筆書銀面云若是我的財須是明白來竟袖至胥門外登渡船擲之中流而返舟子親見立呼漁翁投水摸之漁翁藏銀別處詐言不見二人大閱訟之太守太守欲加刑二人吐實乃押漁翁立取銀至見面有

字命貯庫是秋鄉試周中式舊例本府小鹿鳴宴每舉人有牌坊銀百兩置面前書字銀二笏恰在周君前眾共驚異後成進士

天津張譽康熙癸己舉人善書有篆隸遺意仕江蘇知縣雍正丙午鄉試充同考官每晚輒焚香拜祝如有積德之士求神指示眾簾官笑其癡咸揶揄之伺其鐙下閱卷時以一細竿穿牖人挑其冠張驚以爲神拜祝如前眾伺其坐定又挑之張遂捧卷上堂主考已寢張叩門告以神明指示之故主考閱卷笑曰此文甚佳取中有餘君何必神道設教乎眾噤不敢言比揭曉此卷已中式眾譁然告張曰我輩弄君耳張正色曰此非我爲

君輩所弄乃諸君爲鬼神所弄耳張居官清正祀名宦  
毘陵周蓉和先生未遇時祈夢于忠肅廟夢神予一幀  
錄唐詩云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  
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衡先生曰結句是玉壺何云  
玉衡神曰玉衡妙玉壺使不妙矣醒而不解所謂後試  
博學鴻詞制題爲璿璣玉衡賦恍憶前夢文思沛然遂  
中選授檢討歷官詹事

予告謝

恩賜印章一方視之其文云一片冰心在玉壺尋思舊  
夢忽驚悸返第卒

陳勾山先生中雍正庚戌進士分發福建試用知縣癸

丑薦舉鴻博乙卯入都十二月閣臣以中書需人請試士於東閣凡薦舉鴻博者亦得與試先生祈籤於關祠云一生心事向誰論十八灘頭說與君世事盡隨流水去功名富貴等浮雲解者以爲內藏一等頭名四字榜發果一等一名授中書迨丙辰應鴻博試取二等二名授檢討

黃孝廉有山乾隆庚寅尚困諸生歲朝詣關廟祈籤請示作文之法籤語有云英雄豪傑是天生還須步步尋規矩秋試以六十而耳順兩節命題黃文起筆云天命者人心之矩也主司賞之遂入彀當歲朝之時尚不知主司何人又安知所命何題神乃先示以作文之法異

哉

乾隆壬申士有赴京兆試者祈籤於關廟云陰裏詳看  
怪爾曹舟中敵國笑中刀藩籬剖破渾無事一種天生  
惜羽毛是科鄉試首題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  
牛刀次題爲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三題爲曹  
交問曰交問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凡  
笑字刀字天生字曹字無不備載所謂聖而不可知之  
之謂神耶

沈起鳳吳縣舉人幼赴玉峯之試祈籤於卜將軍廟云  
木口姓名人汲引一生平步上雲梯其後入學則學使  
爲李因培戊子舉於鄉主司爲國柱丁未大挑二等以

教職用時大學士阿桂爲挑選大臣姓名皆有木口定數如此何造化之巧也

梁山舟先生中乾隆丁卯浙江鄉試舉人壬申成進士仕至翰林院侍講年四十乞歸嘉慶丁卯年八十五重宴鹿鳴加侍講學士銜先生紀恩詩四章云姓名何意達

天閭白髮重新拜

寵光使者並修前輩禮阿婆又入少年行三杯婪尾陪燒尾一番登場等戲場可惜弟兄雙折桂北枝今日不齊芳

弟冲泉是科登北榜

自分西湖作釣徒帽箱綬笥久模糊公

裳檢點煩朋舊藍舉蕭疎笑僕奴流水再經人面改夕

陽雖好日輪徂怪他市上人如蟻不看郎君看老夫  
詔許歸來五十年此身早荷

主恩偏不圖舊籍蓬山上又領新班闡苑先天上謫仙  
宮錦貴山中宰相白衣傳臣今耄矣難言報一炷心香  
祝

聖處前賢十度賦苹笙我占人間分外榮老婦喜叨加  
命服衰翁且博上銘旌比還九轉纔初轉若話三生又  
一生養就百年無用物要將歌嘯答昇平

吳進士人傑鄉科在乾隆丁酉時年三十一初赴公車  
途次夢有客來拜視其名利曰通家生潘鴈意謂是會  
試本房師喜而寤及試三薦而三不售私心自忖潘者

三番也薦者不成薦也三薦不成吾其已乎遂不復應會試其後舉班截取至京候選年已六十五適逢嘉慶辛未會試人勸之入場遂成進士房師潘恭辰官御史乃悟薦爲御史服之象當入夢之時潘尚未生而數已先定如此人可不安命乎

乾隆己亥江南鄉試題魏巍乎唯天爲大三句涇縣胡元音望捷情殷汪某戲之曰吾爲君拆一字胡口報一魏字汪沈思良久指畫再四曰得之矣上爲出字之半半出學也偏旁有禾無乃秀字去半也有女無子是半好也加以魁字有鬼無斗其必中副車無疑揭曉果以副榜第五名報雋



乾隆庚戌科進士一百二名安徽十名會元朱文翰歙縣人涇縣胡先聲中三十九名先是未揭曉時同人集翟公樹編修寓齋公樹出一道字問安徽進士可中幾名先聲大言曰定中十名且得會元而自身亦與焉同人詢以故則曰道字已有進字筐子首字非會元乎首字上兩點爲八字中一字下自字是爲自身合之非十名乎越日榜發竟悉如其言

嘉慶壬戌李芝齡先生宗昉中進士報至淮安時尚未殿試也封翁詣術者拈一麥字問可鼎甲否術者曰十人字第二人也然名字少口此時尚未定耳後果以二甲二名及第

天津金甌家貧讀書生平專以敬惜字紙爲事晚年始博一衿子琢章先生相中雍正丙午解元丁未進士官編修洊升侍讀學士孫竹坡先生世熊中乾隆庚午舉人官知縣改教諭皆以善書名竹坡先生學董尤神似云

天津邵朗巖先生玉清善書中乾隆壬午舉人官司務越二十三年中甲辰進士殿試一甲三名官編修洊升司業郡屬鼎甲自順治丙戌乙未滄州呂纘祖戴王綸後至先生始繼之云

先伯東巖公中乾隆庚子副榜第二十八名是科副考官爲內閣學士撫棠先生嵩貴先是甲午科先大夫中

副榜第二十八名副主考爲撫棠先生先後適同東巖公嗣於丙午科中舉人第十四名俗以副榜爲半榜合之正榜數恰相符又房師皆爲雲夢許秋巖先生兆椿針芥之投亦科場一佳話也

先大夫集古人格言爲竈嫗解二卷蓋取白香山吟詩之義易索解人實具訓俗婆心

董文恪公曰刻於己謂之儉儉於人謂之刻

曹文正公曰有不可隨人之事無不可共事之人

張文端曰讀書者不賤守田者不饑積德者不傾擇交者不敗

又曰人心不可無所寄無所寄則憧擾而不靜人心不

可無所適無所適則拘迫而不靈

陸文恪公出入館閣前後幾四十年每錄國朝前輩

事命子弟熟讀曰士君子有志用世非兼通古今何得  
言經濟今世學者亦有務爲博洽問及朝廷典故一代  
經制沿革恍如隔世縱才華邁衆終爲無用之學

楊文襄公一清在靈州人有笑其演習陣者楊曰余  
誠書生不諳軍旅然以古人行必謹哨探止必修戰備  
爲法其敢忽諸又每論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  
有事常如無事時鎮靜念武侯衛公未嘗廢營陣世無  
岳武穆豈可恃野戰爲能耶

官長耽一日之安閒百姓受無窮之苦累故披星戴月

當學彈琴而理難學

學以敬爲主敬則寡欲可以成仁敬則心虛可以益智敬則氣聚可以成勇三達德皆從敬出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此爲人子言非爲人父言舜惟知此所以爲孝瞽惟知此所以不慈

大事小視之則可以見大變事常視之則可以處變若小而爲大常而爲變不惟來叢脞之失而且有多事之害

文貴步虛行宜切實文不虛不靈行不寔不篤

幼不勤學老時悔富不惜福貧時悔酒不節飲醒時悔賭不戒貪輸時悔健不養生臥時悔忿不顧身傾家悔

善事因循臨回悔惡念纏綿墮落悔

士友當親而賢否不可不辨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不明

世學者漫以治生小事畧過此處不理非經濟實學也  
貨殖傳曰本富爲上末富次之不自料理而望人周恤  
非計也富貴人如老鸞作繭貧賤人如乳燕待哺均爲  
豪傑所恥

益者三友一曰貧二曰病三曰患難貧故知節用病故  
知保身患難故知處世學者未有不由此而能有成者  
人定亦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余嘗疑之試以嚴冬在  
大廈中獨立悽淡不能久停然忽有外人共笑語則殊

煖燠蓋人氣勝也因是以思謂人勝天亦有此理豈特是哉深冬執爨或厚衣重衾亦不寒夏暑居高樓以冰環坐而加之以扇亦不甚熱大抵有勢力者能不爲造物所欺然所以有勢力者亦造物所使也

保養乎身勿以壽夭委之天勤儉乎家勿以有無付之命強勉乎政勿以否泰歸之時忠愛乎君勿以昏明託諸上此所謂先盡人事後言天道定心之法莫善於此士大夫爲吏當以至公無我處之事自理民自服不可委曲要譽以枉斷也爲守令者往往妄用心如富家與貧家訟必直貧家勢家與百姓訟必直百姓不問理何如也又或故舊同道之家有科徵必先督促不少貸至

加之刑罰其意以爲如此示我無私且賈細民稱譽嗟乎貧富相爭自有曲直彼貧民中亦有桀黠不逞者富家中亦有循良懦弱者烏亦執一哉故舊同道之家義當假借不然止以無心處之可也至首加訛責不亦傷乎大抵此曹志於升進故爾甚者榜於門云無親戚故舊不見賓客不接士人世豈有一爲郡邑而遽無親無舊者哉國所以官士士所以居官先以養其口體妻子然後得專意王事雖不可取於民奢縱害公亦不必鈞名要譽太儉陋也爲官者有夜蓋紙被朝服敝衣以示廉又令妻子輩汲爨不使吏卒代者其意皆欲聞上位媚細人然其聽斷撫養之道殊不在是能使其車騎儀



從屋宇服用鮮整而遇事輒了吏民稱快較之此曹何自苦也

李長源雖才高然不通世事傲岸多怒交遊多畏之李欽叔嘗云源上頗通天文下粗知地理中間全不曉人事

尤西堂晚年嘗言不講學而味道不梵誦而安禪不導引而攝生此吾所以異於人也

賢士大夫亦有天理抹殺處錢惟演之下石寇萊公是也凶忍大姦亦有天理不泯處秦檜之不盡殺岳忠武子孫是也韓魏公晚與富鄭公不協韓死富竟不弔亦是賢之過

書曰罪疑惟輕又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此卽漢書所謂法外意也

實政以具文行之卽具文也具文以實心行之卽實政也王荊公行保甲而害王文成行保甲而利

妻雖才不可使與外事僕雖能不可使與內事

常將十年後眼睛預評今日自己文字便不敢草草作文常將百年後公論預勘今日自己操修便不敢草草幹事

榮華可耀而弗耀者其神全也目前可快而弗快者其規遠也故喬木無豔花蘊火得久熱

清澹者崇德之基也憂勤者建業之本也古來鮮富貴

之聖賢無宴逸之豪傑

毋與君子鬥名毋與小人鬥利毋與天地鬥巧

教人而信必先有令人愛者禁人而畏必先有令人敬者

形用乃習神用乃生故多暇之心涉事卽煩久逸之身當勞卽困

犯而不校其德宏也委蛇而全其用遠也故仁者能容智者能忍

學以寡欲平情而尊生在其中矣學以敏事節用而治生在其中矣

多經疾苦可與言攝生多歷憂患可與圖涉世

無生之民不可得而治也無恥之俗不可得而教也故治先休養貴樂其生教首風表用振其恥

處難處之事可以長識調難調之人可以鍊性懷匡俗之志者必不務絕俗之行負濟時之畧者必不爲憤時之言夫用世有二難曰真心曰實濟以真心圖實濟氣焉得而不平詞焉得而不謹

一言而盡聖學曰不欺一言而盡王道曰不忍

凡事有倉卒而至者慎不可倉卒應之語云無事莫教心空有事莫教心亂

人各有習氣各有性情各有規模各有身分俗有善惡之殊心有邪正之異涉世切不可己例人

凡人語言有三戒好言鬼神者其人必事多暗昧遭遇輒阻好言夢幻者其人必作事偃蹇一生空虛好發一切惡言者其人必不仁自然一生不善事事坎坷故人若好言鬼神夢幻惡言不置者此必非善人

詩文切不可作落魄無聊悲楚不堪語恐蹈其識所宜深戒卽古人窮愁詩句及一切不得意慎勿粘屏貼壁蓋朝夕耳目所親無一善語亦爲不祥故凡有淫亂怪異死喪變故刑傷窮苦夢幻惡相不惟口不可言卽耳亦不應聞恐有以移我之性也道家以爲深忌醫法云若近穢氣有傷真氣可爲此注

天體至圓故生其中者無一不肖其體懸象之大者莫

如日月以至人之耳目手足物之毛羽樹之花實土得雨而成丸水得雨而成泡凡天地自然而生皆圓其方者皆人力所爲蓋稟天之性者無一不具天之體萬事做到極精妙處無有不圓者聖人之德古今之至文法帖以至一藝一術必極圓而後登峯造極卽科場文亦必到圓處始佳

人生適意之事有三曰貴曰富曰多子孫然是三者善處之則爲福不善處之則足爲累至爲累而求所謂福者不可見矣何則高位者責備之地忌嫉之門怨尤之府利害之關憂患之窟勞苦之藪謗訕之的攻擊之場古之智人往往望而卻步況有榮則必有辱有得則必

有失有進則必有退有親則必有疏若但計邱山之得而不容銖兩之失天下安有此理但己身無大譴過而外來者平淡視之此處貴之道也人厚積則必經營布置生息防守其勞不可勝言則必有親戚之請求貧窮之怨望僮僕之奸騙大而盜賊之劫取小而穿窬之鼠竊經商之虧折行路之失脫田禾之災傷攘奪之爭訟子孫之浪費種種之苦貧者不知惟富厚者兼而有之人能知富之爲累則取之當廉而不必厚積以招怨視之當淡而不必深恃以累心思我既有此財貨彼窮乏者不取我而取誰不怨我而怨誰平心息忿庶不爲外物所累儉於居身而裕於待物薄於取利而謹於蓋藏

此處富之道也至於子孫之累尤多矣少小則有疾病之慮稍長則有功名之慮浮奢不善治家之慮納交匪類之慮一離膝下則有道路寒暑饑渴之慮以至由子而孫展轉不窮更無底止夫年壽旣高子息蕃衍安能保其無疾病痛楚之事賢愚不齊升沈各異聚散無恒憂樂自別但當教之孝友教之養身教之儉用教之作家其成敗利鈍父母不必過爲縈心聚散苦樂父母不必憂念成疾但視已無甚刻薄後人當無悖出之患已無大偏私後人自無攘奪之患已無甚貪婪後人自無蕩盡之患至於天行之數稟賦之愚有才而不遇無因而致疾延良醫慎調治延良師謹教訓父母之責盡矣



父母之心盡矣此處多子孫之道也

時人喜佩表尤以來自西洋者爲貴某獨無或詰之曰  
我無表而有表晝則視日行於天以知時夜則遇應起  
早將此心提起自不至貪睡而誤期曰惟天可表此心  
可表

正五九月仕宦者不上任俗例牢不可破初不知唐爲  
藩鎮開府犒勞將佐宰殺物命設恐傷物命固然何獨  
此三月豈以浮屠氏謂此九十日爲齋素月耶不經之  
甚御筆擢除無非日下供職何嘗問日辰利不利或曰  
厯日上所書黃道假也君命到門眞黃道也

近世士大夫多喜譚命往往自能推步日者聞人命蓋

未始見年月日時同者縱有一二必唱言於人以爲異  
嘗畧計之若生時無同者則一時生一人一日當生十  
二人以歲計之則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計之止  
有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人而已今祇以大郡計其戶口  
之數尚不減數十萬況舉天下之大自王公大人以至  
小民何啻億兆雖明於數者有不能厯算則生時同者  
必不爲少矣其間王公大人始生之時必有庶民同時  
而生者又何貴賤貧富之不同也此說似有理姑記之  
以俟深於五行者折衷焉

田家雜占紀厯撮要諸書載古今諺詳矣以近事考之  
往往無驗如云雨春夾一冬無被煖烘烘是歲雨春而

冬間奇寒爲邇事所僅見又云重陽無雨一冬晴又曰九月十三晴釘鞋挂斷繩是秋兩日俱有雨而一冬竟晴又雲遮中秋月雨打上元燈乃癸亥中秋月色如晝甲子上元陰雨竟日夕又臘晴春多雪是臘雷電大作至春雪殊少又冬無雪麥不結是冬無雪夏麥大熟占諺之不足據如此

近市廛多以三字爲號因記宋人南窗紀談載葉石林問於徐惇濟曰自坡翁名思無邪齋德有鄰堂而世爭以三字名堂宇公知前此固嘗有是否答曰非獅子吼寺乎石林笑曰是也蓋吳興城南射村有寺號獅子吼本錢氏賜名宋因之

史書載禍福報應事當示勸懲之意班固書田蚡殺魏其灌夫事其末云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諄服謝舉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其意蓋謂蚡雖幸逃人戮鬼得而誅之矣故書之所以示戒也唐書載崔器議達奚珣罪抵死後器病叩頭云達奚尹訴於我三日卒夫珣之叛君附賊死有餘罪器守正據法尚何所訴又安能爲正人之厲哉徒使逆徒用以藉口此等事削而不書可也

鹽城孫一致順治戊戌探花未遇時甚窘乏有同鄉先達某公周旋甚厚後孫在翰苑某公宦部曹時給其費未幾某公升雲南監司值吳逆變亂遂陷賊爲其所污

逮吳逆殄滅某公自度必罹刑憲遂逃歸聞孫丁憂在籍潛投之求其指示生路且爲航海之計孫佯好言留之命其子出首某公正法而孫之子某以捕逆黨受賞注官居無何孫忽見某公登旗竿頂大罵曰汝生平受我恩惠不少我急而投汝縱我罪當死汝忍令子首我獲賞耶如是晝夜不去孫畏惡之遂鋸其竿鬼卽入室詬罵愈厲且曰汝陽壽未盡取汝不違今且令汝受苦乃以兩手擠其腰脊孫卽大痛不能坐起臥病牀席若風癱然

吳縣郁進士士裝字肇石少爲諸生家貧授徒讀書作文不問戶外事順治丁酉舉於鄉時南闈貢緣事發詔

覆試明年集京師試以詩賦頌解郁少不習詩是日詩賦成有古意試春官不第歸仍授徒未幾江南撫臣以誤課網紳士悉褫革郁以註誤名隸籍中憤甚走京師控於部然不攜一錢部勿與直也歸益貧仍授徒讀書作文無少間康熙十六年軍興廣例復會試成進士年已六十五矣性質直無城府遇人無貴賤輒率意與語無飾詞有所拂亦無愠容然澁於口欲言則曰赤赤或戲之曰赤赤先生也郁怡然嘻呼之輒應館選名稍殿憤而歸仍館於門生家忽病未幾卒卒之前三日謂子若壻曰夜爲嶽神賜宴命我掌書記若等宜往廟謝又曰昨日上帝有使至勅下矣又日日頃見攜冠帶至者

曰某縣尹趣行輿從已備我當去遂索筆書一紙付家人投筆而逝先是胥門有范鬚者曾病疫死死三日復甦曰憊矣爲郁進士起身累我足三日不得停家人叩之曰郁爲泰安州城隍迎官者皆山東人本縣城隍餞行我攝是差三日今早始發舟去而郁適於是日卒

吳門陸采侯者忼爽有氣節順治年間某商其家爲置綢緞諸貨畢束裝行采侯止之曰詰朝重陽佳節客不囊萸山上而反載月船頭耶商領之乃移貨存他寓爲便行計明日攜斗酒登治平寺盡醉歸他寓忽被火數百金物盡爲灰燼采侯驚歎語商云若貨未登舟猶我貨也且我不強若留火安能及竟竭蹶償其值商且喜

且感而別采侯與其弟俊侯同居隣失火左右俱蕩然無存獨陸氏廬無恙再火兩隣又蕩然陸氏仍無恙時左隣有高墻已傾采侯兄弟正覆其下觀者痛兩人應爲齋粉亟勑出之見牆獨傾右若一街然采侯兄弟戰慄危坐無纖毫傷遠近傳爲積善之報

江西太學生羅含康熙甲辰客京師館於眞定梁氏一日感暴疾恍有二卒引至冥司殿下甫入門冥官傳呼而出儀從甚盛羅視冥官貌清癯弱不勝衣而丰度端整心知爲正神不辨爲誰有執卷而隨者乃羅亡友錢塘洪貞孫也因詣揖問無恙外卽叩車中人洪微哂曰此吾鄉柴公虎臣爾豈未之聞耶羅故聞柴名趨向長



跪以功名請不應至再乃曰此非吾職汝但體天地好  
生一念自能致之言訖而甦時嚴司農沆施侍講閔章  
聞其事同詣羅羅述其年貌舉止皆與柴合遂重刊所  
著放生戒殺二文行世柴諱紹炳仁和諸生兩徵不起  
時論高之

康熙庚戌吳郡大水禾稼靡遺崑山諸生郊鼎同甫里  
紳士耆碩設廠施粥其規條視他處加詳經冬厯春全  
活尤眾其夏疫厲大作鼎病劇氣絕恍在萬頃波濤中  
沈溺下墜忽聞風雨雷電見甲士萬騎擁一神人人首  
龍形哀懇救援神曰子生平無大罪無恐大凡君子小  
人人品不同爲君子者不可以無福之善而不爲不可

以無禍之惡而爲之尤不可以有禍之善而不爲有福之惡而爲之余當救汝乃振鱗甲水勢分開鼎氣始蘇因請問施粥一事神曰俱有案卷已達帝所隨有侍從開箱呈閱神曰子名在內命將士送至新焚大石橋曰從此去卽歸家矣泊歸聞眷屬悲號言已氣絕一晝夜矣病尋愈時妻與次子亦垂危而並瘳

猗氏人原良相者性愿謹爲倉老人受郭某交代皆平斛及役滿而代之者荆某也其人狡黠故尖其斛折數多良相夜寢倉中拜禱于神夜分忽有紅光見東南隅繼聞空中擲米聲覺米大充溢漸逼臥處質明則倉廩悉滿縣令聞之往驗溢米六十餘石人以爲忠厚之報

杭州貢生沈自玉名鼎新因病後答拜一友登吳山過  
勞踉蹌歸臥卽時若氣絕者自玉覺身輕舉如在半空  
魂隨上下歷境冥渺四顧茫茫行百里而遙至一大野  
更轉道左見紅牆粉界碧瓦朱門有一童子前導再進  
百步則殿宇隆崇重門洞開兩廊廡俱署十三省各省  
各有府有縣其往來奔走者皆青衣絳袍手執簿雜還  
排擁幾不能前每至一門則有數十力士執戈揚盾攔  
阻爭猶歷詰之童子曰此武林善士沈鼎新也遂從交  
戟下俯躬而入第一門榜曰乾坤一照金碧輝煌異香  
從空中來又進一門其聯曰輪迴生死地人鬼去來關  
入內陰森閃赫不敢仰視少間閭君升殿自玉趨見閭

篷窗附錄卷下

四

君行賓禮坐賜茶曰君一生孝友貞潔事不虧心錢不妄取屢行陰隲不求人知所以君之文與字俱有福於人間自玉曰鼎新日恐過戾多端方自砥悔有何德能閻君笑曰正在此議加君壽永爲衆式自玉益惶悚不敢當閻君因以簿示自玉皆自玉自少至老行事無不登記有一二方便事未向人道自玉亦忘之久矣極蒙閻君贊賞閻君因曰君亦知人有一生作惡反得富貴者乎正以名位不高則殺身不烈又有一生作善反得貧賤者乎正以功名不牽則身名自泰此正賞罰轉移之微權如君勤學一生區區鄉榜屢得屢失止以明經終者正泰君之身名耳總之富貴電光功名泡影真中

有假色處皆空癡人不悟殊可痛恨但今賞不勝善罰不勝惡奈何白玉曰方今殺運不止皆因人心不回人心不回皆由淫奢無度想上帝亦無如之何閻君曰誠然誠然君回陽可向眾人委曲開導要學做好人總不出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八字須要念頭上做起善惡果報昭然不爽此間絲毫不漏世人百般裝飾都無用處君爲生人痛加鞭策勿謂鬼神之可欺也白玉曰敢不承命遂辭出頃刻蘇醒自玉隨拈一偈曰去時如彼淨來時如此明何生亦何滅撒手可間行漸霍然而起七十餘猶行步如飛精神若少壯云

語曰孝爲百行先一念之誠眾邪遠之神靈衛之自能

轉禍爲福也順治己亥三月江陵間時疫勢甚盛轉相傳染有一家數口俱斃者有巷不留人者令人神悸病者親戚不敢過問有熊禮者娶錢氏女爲媳歸甯母家聞翁姑得是疾欲趨視父母力阻之婦曰夫之娶婦原爲翁姑生死大事今翁姑疾篤忍心不歸與禽獸何異吾往卽死不敢望父母顧也隻身就道翁姑見鬼物相語曰諸神皆衛孝婦歸矣吾等不速避被譴不小翁姑疾瘳而閨門俱不傳染夫孝人之分也婦人一念之孝卽能轉禍爲福凡爲人子者奈何而不孝哉

松江李學道愷徐縣尹鼎蔡孝廉文炳周郡守茂源爲孝廉時郡中一孀婦無子挾厚貲族人欲攘之訟於官

浼四君爲助適當計偕官委山從命婦遂自縊臨死謂  
人曰生旣不能自直死必有以報諸公後李君宦楚疽  
發背死徐君遊秣陵泊丹散步俄頃踉蹌回謂偕行友  
吳山人懋謹曰頃見皂衣人手持勾帖云爲婦所訟視  
之我四人名皆在焉惟李名有硃點云已攝到殆不免  
矣叩其故因述前事甚悉薄暮徧體發熱亟歸腰生一  
癰漸大如盂求生不得逾兩月卒蔡君於腦後發一疽  
自夏徂秋旋繞滿頸稍動搖頭似欲墜地者家人互相  
捧持不臥不食者三閱月竟不起周君亦患腰疽卒徐  
恂恂長者平生無大過周守括蒼歸持風雅與騷人墨  
士日夕唱酬乃年僅一週俱罹惡疾諸君一念之失可

惜亦可畏也

金壇于中丞相攸得無錫華生爲壻告其女曰吾二任都憲厯十有七年未嘗置人大辟華生不患不富貴也患居官或刻耳及華登第爲江西司李執法凜如三日而入重罪者三其妻述父言告之華曰我爲刑官律如是吾依律斷而已若廢公法而市己私非所以明職守也後屢入人罪屢勸輒以依律斷答之華後無子婢生二子皆不肖語其妻曰我生平未嘗欺公壞法何生子如是妻曰此君之依律斷也于姓子孫貴顯屢世而華生竟絕嗣

桐城張翁明末人年三十餘時偶於後園耒地見一鰲



白鏹滿中四面共得二十餘罈卽祝曰某寒儒也當此  
亂世驟得多金恐轉速禍願留此爲闔境賑饑之用立  
掩之入國朝以訓蒙終臨卒呼二子至榻前曰我有  
遺志未償後圃埋金若干欲留以賑濟幸桐城數十年  
風雨和甘竟無歉歲汝二人當繼我志如妄動毫釐非  
吾子也屬畢而逝後二子堅守二十餘年桐城奇荒兄  
弟赴縣白前人意令親至後圃發之得十四萬金令卽  
委校官趙某經理其事趙故常熟巨族性剛方自查災  
以至發銀皆親手自兌無絲毫苟且桐人感頌焉張翁  
孫曾孫皆大拜科第簪纓爲一時之冠

武進趙恭毅公任浙江布政時家距杭甚近家人來輒

令載米十餘斛或以平津布被爲規公曰君言良是但  
吾寥寥數口挈之偕來薄田所收正供外無所用之輸  
之於杭省數十金購米不亦可乎藩庫舊有貼解費歲  
支不過什五公在任積二千有奇將授代悉封識以待  
新司曰吾奏銷不名一錢繼我者勢必不能得此足辦  
今歲事矣無更擾民爲也其清而和如此又曰今人多  
好以清官自負夫清非僅不名一錢之謂須兼得廉明  
兩義廉則一塵不染如冰雪之清明則一毫不蔽如水  
鏡之清若一介不取而處事糊塗世安用此清官爲  
曹以南名學詩歛縣舉人仕廣東知縣以廉直著名强  
項令致仕山居忽一日見有吏人持刺登堂延請辭不

獲強起從之倏越數十里至一都城宮門魏煥有深衣博帶峨冠而坐堂上者起曰有人告先生某縣某案故延請一質耳曹省視堂下有提頭厲鬼聲嗚嗚從胸前出曰曹老爺還我命來我廣東某縣某也曹追憶良久曰信有之乃前官定讞非吾殺爾也堂上者怒曰雖前官定讞果係冤枉亦應伸理何草菅人命乃爾曹對曰已三稟臬司代爲伸理奈駁以審結之案不准開釋耳堂上者隨喚吏查驗果有稟稿三紙乃呼提頭鬼而叱之曰前官冤爾曹老爺爲爾用心至此何得妄控鬼嗥甚哀許以拘官某對訊鬼始斂形追命前吏送曹回旋驚覺似夢非夢所見厯厯命健足者曰廣東某縣前任

某家居相距二百里馳訊近狀越三日回則聞於夢覺日倉卒殞命矣曹以事關勸懲口述於人以爲草菅人命者戒焉

南昌某屠子操刀省城尋悔之會有結伴朝南海者屠附行衆以其素業不善擯斥之屠強從晨尖夜宿僉不與俱屠一人無聊旣就寢自忖曰朝南海善行也我因業不善故衆棄我記來時屠刀放池內設有人履之而傷不重余罪乎不如回城取刀再行未晚且何必強增衆嫌質明不辭而回衆競喜焉旣回出刀而行攜資斧不滿三日糧餉行獨走數百里亂山沓合莽野蕭條無人問徑饑火如焚忽傍山小溝流菜葉數片喜曰此中

當有人家可謀晚餐矣。泝溝而進，放乎山腰，則見修竹成園，蒼翠滿目。中有老姥兀坐方牘，屢舉辭問南海行程，並告調饑姥曰：「南海吾不知，可上問山巔老人。」於麻筐中取糕七寸，餌之，覺腹便，果然屠亟上山巔，果見老人告以故。老人喜曰：「若然，則爾已親見菩薩矣，不須再到南海。我適有事，省城可從我歸耳。」老人攜杖命屠手捉杖尾，囑閉目，任有驚恐，毋開視。俄聞風濤四起，如置身雲霧中，飄忽莫定。踰時忽聞管籥之音，雜以唱贊禮拜聲。眸子內痒，不可耐，悄起微眸，窺之，身冉冉墮丹墀上，正值撫軍率僚屬行香，許真君祠爭前訊之。見自半空墜而不傷，共疑妖人。眾役有識者，命權時收繫之，撫

軍回夢眞君告以前因並請旌示乃下令傳衆官諭以新聞遂以一鄉善士扁額賜之諺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觀於此而益信

五星二十八宿多有異名木星故曰歲星張衡復名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紀星蓋以木乃東方之精蒼帝之子故用東方之星宿名之火星止曰熒惑土星本曰鎮星張衡復名曰地候亦以土義名之耳金星旣曰太白詩又曰啟明曰長庚蓋以先日而見謂之啟明後日而沒謂之長庚又昏見於西方西方庚位故名爾雅又謂明星亦此意也張衡云金乃白帝之子總有十三名曰太皞曰梁星以其位西也又曰將軍以其形最大也水

星曰辰星北方屬水之故張衡又有數名角亢二星爾雅謂之壽星以其長於列宿數起於此也氏曰天根爾雅解曰角亢下繫於氏猶木之有根也故國語曰天根見而水涸房曰天駟天閑以主馬也國語曰農祥晨正以立春之日房晨見之農有事也然房心尾三星總而名之曰大辰案左傳昭公十七年宋曰大辰之墟蓋以正屬房心二星故耳郭璞又曰龍星明者以爲時候故曰大辰心星一名三星具體而言也故詩曰三星在天注心宿一名大火以三星之中者最明之故詩七月流火注云大火西流是也箕星詩亦稱爲南箕又箕斗總名曰漢津蓋箕乃龍尾斗爲南斗乃天漢之津梁故云

牛星一名牽牛爾雅又名星紀郭璞曰牽牛中者日月  
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又名河鼓荆楚人呼爲檐  
鼓檐前也女星一名婺女婺女之卑者也以織婦女工  
之卑故名石氏又名婺女虛曰元枵蓋元乃黑色虛位  
正北故云枵之猶言耗也耗亦虛意又曰顓頊顓頊  
旭也亦以水德位北之意又曰北陸國語曰天黿故左  
氏疏曰天黿元枵別名也室星詩稱營室爾雅謂之定  
郭璞曰定正也作宮室皆以營室爲正詩曰定之方中  
作于楚宮是也壁曰東壁又營室東壁總名玦訾之口  
蓋以室壁四星相對四方如口之故姬觜亦名豕韋左  
傳襄公十八年歲在豕韋是也奎婁爾雅曰降婁以奎



主溝瀆之事故名降昴一名大梁一名西陸皆以屬西方之故別名旄頭以其主胡也又名留史記索隱曰留昴也畢星詩稱天畢爾雅謂之濁郭璞曰或呼爲濁以星形名也參星中央參伐甘氏名鉞鉞主殺伐義井名東井以其義也鬼爲輿鬼以義名之也柳謂之味郭璞注曰味朱鳥之口也按左傳襄公九年味爲鶉火疏曰柳謂之味味鳥口也又名鶉火蓋鶉火鳥名朱乃火色皆屬南方故也此外無別名者

江河間大小官民舟或於檣上或於尾後舵檣上立一小竿竿上揭小旗以占風謂之招風旗按唐韓翃送客詩有云相風竿影曉來斜則古已有之而相風竿之名

尤佳

鎮江以北有獨輪小車凡一日乘載皆用之一人挽之於前一人推之於後雖千里可至謂之羊頭車宋張文潛樂府輪麥行云羊頭車子毛布囊淺泥易涉登前岡始見詩人用之

今之風箏古之紙鳶也創始於韓淮陰方是時陳豨反於代高祖自將征之淮陰與豨約從中應作紙鳶以爲期謀敗身戮而紙鳶之制今爲兒戲使木罌渡軍沙囊壅水皆如紙鳶之無成則何以助漢王成業也

禹貢島夷卉服厥篚織貝蔡注云卉草也葛越木棉之屬南夷木棉之精好者謂之吉貝海島之夷以卉服來

貢而吉貝之精者則入筐焉史稱梁武帝造木棉皂帳  
爲儉樸而唐詩所詠光明白氎巾又甚珍之方勺泊宅  
編曰吉貝布卽古白氎布也

磁石引針蟹黃解漆相生相制有不期然而然者又礪  
鵝之膏塗刀永不銹肥皂淹鐵索過時可斷葶薺淹銅  
過夜卽爛銅器舊黑用香餅末和醋塗過夜次日水草  
一洗卽新蘆席蓋碑經露必有痕缸裂縫箍定置烈日  
中仍用炭燒縫處極熱以好瀝青末糝於縫處令融液  
入縫待滿更用火烘塗開永不漏珠子不宜近鐵器柏  
木及尸氣故婦人帶以弔喪多爆碎牛骨置池中水不  
涸杉木炭畫路則螞蟻不敢過艾葉投燕巢不復來貓

過楊子江不捕鼠蛙鳴聒耳以芝麻稽磨碎順風撒去  
立止駝糞烟殺蚊蟲壁虱槐樹生蟲槌鼓其下則盡落  
衣帛爲漆所污以麻油先漬洗透令漆去盡用少水溶  
開水膠洗麻油頃刻可盡油污衣用滑石末糝於上隔  
紙用火熨斗血則用萊菔嚼細旋擦卽去絹紙畫上墨  
蹟燈草漬水洗可去衣服梅黴烏花處梅樹老葉同擦  
洗卽落墨汚衣杏仁半夏生白菓隨一味搗爛揉少時  
水洗卽去垢膩者用蒼蓮灰或萊菔豆稽灰汁洗卽去  
犀角羚羊角先鋸爲片復以紙裹置人懷中久之出硯  
卽爲末乳香先置壁隙中半日又取指甲三二片置鉢  
中搗之不粘而易成末艾葉柔輭入白茯苓三五片同

碾及時爲末香附子去皮毛炒之焦熟投水中候浸透  
漉出暴日中微燥入搗臼應手糜碎皆傳聞經驗者

冊府元龜凡一千卷三十一部千一百四門門有小序  
譔自李維成六人而纂定於楊億其書止採六經諸史  
國語國策管安孟晏淮南呂覽韓詩外傳及修文御覽  
藝文類聚初學等書而西京雜記明皇雜錄等皆擯斥  
不錄其編修官供帳飲饌皆異常等王欽若以魏書宋  
書有索戍島口之號欲改去王文正公謂舊文不可改  
又如杜預以長厯推甲子多誤皆以誤注其下而不改  
帝下詔凡悖逆之事不可爲訓者刪去之復親覽摘其  
舛誤手書詰問或召對指示商畧凡八年而成然開卷

皆常目所見無罕覩異聞不爲藝家所重

舊傳薦福碑爲雷擊碎故坡公有運去雷轟薦福碑之  
句寺僧聞故老傳述云碑爲李北海文歐陽率更書吏  
督搨碑工役騷然極爲僧累一夕乘大雷雨僧衆碎之  
詭言雷擊耳宋謝無逸題驛壁詩有杏花村館酒旗風  
之句一時傳誦鈔錄接踵驛吏煩苦并其壁毀之事正  
相類登州蓬萊閣子瞻所書海市詩碑皆剗鑿非摹搨  
所損新淦劉次莊戲魚堂刻寸石不存蓋土人苦徵搨  
碎而沈之江也關中唐宋名碑居民以甃橋梁壁凡天  
下名蹟尤物皆其地之累也

東坡書醉翁亭記滁州石刻外有新鄭高文襄公家所

藏草書後載趙孟頫宋廣吳寬沈周文彭諸跋文謂嘗  
見東坡雜帖中有雲缺月駛舟行岸移八字公題云此  
書真似楊風子也蓋楊少師書宋初極重而傳世甚少  
豈公嘗愛而學之耶此記筆法大與人字相類亦足爲  
一驗也中元師相命彭撫勒上石以見東坡草書之妙  
按中元子乃文襄公別號此卷實得之鈞陽徐穎南以  
豆數斗易諸老傭云

歐陽文忠公爲其考崇公及太夫人撰瀧岡阡表成勒  
諸石遣使齎之歸並檄郡守董墓事渡江風濤大作有  
龍蜿蜒夾舟舟欲覆篙師呼曰客有懷寶者乎請投之  
以禳此厄客曰無之惟碑在焉因共擠之江龍乃冉冉

去波亦平遂得竟渡吏持檄以實告郡守守訝之令吏  
祭墓且以告則碑已巋然植於其側矣守墓者曰昨之  
夜震電發土碑於是出也薄視之獨以朱圈祭而豐不  
如養之薄八字滴水淋漓自額及趺不絕硃迹炳然閱  
數百歲如新嗟乎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存昔賢著  
之矣而發之自公有甚痛於中者故言之足以動鬼神  
致靈異若此夫非盡人之子歟讀是文者其尚有感於  
斯

金陵城外水通大江凡仕宦來往多舟行其負行篋之  
人謂之旱夫隸諸縣編姓名於冊設長分統之法至善  
也道光庚戌某官囊被竊渺不得其端緒適旱夫攜銀



入市與同類口角咸疑之時上元丞督修城垣密詢諸匠作匠作曰此間竊賊如某某頗悉其里居丞乃馳告令拘至一訊而服爲首者武生也其術非官不竊石城門內外各以一僧寺爲巢穴寺中諸匠作隱備值官之遷擢及告歸去者輒謀諸旱夫揀行篋之重者潛畀入寺先以秤稱其筋兩然後開箱倒籠易金銀以甄石俾銖兩適符其鎖鑰封識包裹諸匠作仿爲無不肖仍畀登舟泯然無跡行之有年黨與甚夥所竊纍纍胥役盡知而被竊者當時則從未識破憶壬寅某卒於宦所其孥歸檢橐金半瓦礫疑滅獲之留金陵者私易之遣僕數千里來訴誣指紛拏幾成冤獄太守某以無據阻之

初不疑及旱夫也孰知其竊之巧乃爾殆多藏者厚亡耶

太公望年逾八十始遇文王佐成周業爲古今大老人而已嘗讀北史魏以河內鎮將羅結爲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時年一百七歲精神不衰魏主以其忠慤親任之年一百十歲乃聽歸老朝有大事遣騎訪焉又十年乃卒結雖不敢比太公然其壽考亦古今大臣之所罕有也

宋文潞公年九十二薨更事四朝游歷二府七換節鉞位將相五十餘年平章事四十二年歷任侍中司空司徒太保太尉再知秦州大名永興五判河南府兩以太

師致仕爲宋朝名臣福祿之冠

明慶成王生一百子俱長成自長子襲封外餘九十九人並封鎮國將軍每會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識

明侯官林春澤正德甲戌進士爲建昌知府子應諒嘉靖壬辰進士戶部侍郎孫如楚嘉靖乙丑進士廣東提學副使烏程董份嘉靖辛丑進士爲禮部尚書子道醇萬厯癸未進士給事中孫嗣成萬厯庚辰進士禮部郎中皆祖孫父子俱在一堂而林氏尤享上壽建昌一百四歲侍郎八十副使自廣東告歸侍養

長洲蔣氏於乾隆丙寅春中書應煇之祖文源年九十配張氏年八十九編修元益之祖文涵年八十九配顧

氏年八十八俱五世同堂親見八代應焜元益同日給  
假回籍祝壽時徐雨峯士林巡撫江蘇製聯語稱祝云  
登甲登科五代兒孫繞膝難兄難弟九旬夫婦齊眉

靜海勵文恪公杜訥六十歲外以貢生給事史局議敘  
四川州同將之官會殿門易額史官翰林書皆不合式  
有人薦勵書額稱旨授編修七十二歲開坊厯刑部  
侍郎卒贈尚書子文恭廷儀強仕入詞館十年不調後  
洊升刑部尚書孫宗萬十七歲入翰林仕至刑部侍郎  
曾孫守謙亦官翰林

周文恭公煌其祖哉眉山樵也年九十九歲尚未娶二  
日於溪中得金銀無算因與所善吳翁謀遷居城中且

屬爲媒願以萬金聘但非處子不可吳笑諾之歸告嫗  
謂九十九老翁誰肯與爲婚者時吳女年十九歲以願  
嫁請吳以告周喜甚卽日委禽成婚年餘生一子時周  
百歲矣及見其子遊庠抱孫後享壽一百四十歲世代  
簪纓蔚爲涪州望族

官督民藏

先將合城居民矢公矢慎按巷分方細行查核其擁貲厚占田多者爲上戶僅能自食者爲中戶恃作而食朝不及夕者爲下戶中戶俾令計口若干約積百日之糧平時不許浪費一粒以待有警自食下戶俾令計口若干分方造冊送官以憑臨時酌辦除鰥寡孤獨矇聾殘疾得坐食公廩外其有膂力方剛足任驅使者每人米二升錢十文爲薪資受公值任公役不願者聽則上無虛糜之費下無匱乏之憂矣至於上戶原自不同有上上者有上中者有上下者妄意室中難以爲據田產多寡可以辨之不拘在城在鄉無分紳弁士庶逐一查明

視力派積如家至萬金以上卽派積米千石以次下之  
百石而止令各照數積完各在本家囤積報官親詣查  
驗務一一足數又一一實在城內查驗明白其米仍係  
各家私物官不得取用半粒此句要緊謂之官督民藏一遇  
有警城門關閉許照未關城時米價稍增十分之一以  
償耗腳各聽本方下戶糴買其有越方強糴及有力之  
家冒充下戶糴買希爲奸利者許糴戶扭稟懲辦如此  
則於民無損而於地方有益但須賢明有司能以此意  
家喻戶曉又酌其土俗人情此句要緊商同巨室紳耆議妥  
舉事如一家之人自爲生計始善若張皇僉報致生疑  
畏更或借此行其不肖人必不肯樂從使良法美意反

成擾累旋歸寢閣地方何所賴哉

凡避賊投城堡墩寨男婦各帶米三斗幼小二斗至於富民則每口以一石爲率多多益善蓋難民來自他方恐有奸細混入且慮耗本城之粟議者恒欲絕之但除奸細外良民避死而來若概絕是自斷其生路也心旣不忍百姓裸身而至一概收留是聽其耗我資糧也勢亦不便且聞風避地必其擁貲多而便於遷徙者當明著爲令每口賁米二三斗至一石方許放入則彼無生而得生我無粟而得粟矣且令十家共遞一揭到官自相識認保結否則竟行斥逐奸細亦何所容乎



孫恩聞

恩益

恩嘉同校